



7月10日晚,《南洛河畔》彩排现场。

7月10日晚,商洛经过一天的暴晒,室外依然十分炎热。走进商洛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迎面而来的却是一股更炽热的气息——舞台上一群穿着戏服的身影,为正式演出进行最后的彩排。

一幕落下,一幕又起。台上瞬间飘下鹅毛大雪,蓝紫色的灯光映照出数名群众身着冬装、拄着拐杖、负重前行的身影。随着音乐,话筒里传来总导演王化武的声音:“有滑倒,有艰难,哎,对。”饰演群众的演员跟随导演的提示,不断改变动作、队形,不断地揣摩,我感觉。这是全面反映商洛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懈努力与巨大贡献的秦腔现代戏《南洛河畔》的彩排现场。该剧已于7月11日、12日晚在商洛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正式演出,获得了观众一致好评。

以小见大,一块豆腐串联三个时代

《南洛河畔》以宏大的时代变迁为叙事主线,串联起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三大历史阶段,以洛南本土特色符号“洛家豆腐坊”为载体,围绕主人公洛福来的半生沉浮与家族传承故事铺陈剧情,以小家命运映照时代大局。1946年,化身“小豆腐”的洛福来受游击大队指派,巧用“豆腐”暗语接应中原突围、进军商洛的解放军,并在母亲言传身教下投身革命,与商洛游击大队一起反击胡宗南部对中原解放军的全面清剿。“洛家豆腐坊”是我党地下交通站,福来之母赵玉莲以磨豆腐为掩护,为保护联络站和同志,惨遭敌人活活焚毙壮烈牺牲。洛福来忍痛继承遗志,在组织保护下奔赴延安。12年后,他复员回乡,参与修建洛惠渠,克服万难保障供给,爆破炸石冲锋在前。洛惠渠竣工,清流惠及南洛河畔。新世纪,孙女儿小慧接过豆腐担子,在传统与创新间抉择,最终坚守初心,带领乡亲走向品牌振兴之路。一方豆腐映照家国情怀,南洛河畔人民清白做人、坚忍奉献的精神代代相传。

编剧谢迎春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研究了许多洛南历史资料,最终决定以小豆腐见大精神——通过豆腐这一洛南地域标志物,讲述洛南人民在革命年代与建设时期的奋斗史诗。剧本以现实主义手法,采用“一人一事”与“群像塑造”相结合的方式,拒绝脸谱化英雄,无论是女红军,还是修渠的父老乡亲,都以真实、生动的细节还原,塑造有血有肉的“洛南群像”。剧中女红军半夜敲门、红署督藏匿、敌人严查等细节均有案可循,力求大事不虚。全剧借鉴散文“形散神不散”和中国美术“白描”手法,勾勒出时代变迁的历史画卷。

守正创新,古老秦腔焕发时代新声

总导演王化武的创作理念是“守正创新”:守住大秦之腔具有深厚历史的音乐根基,同时在舞台上追求全新表达。为此,剧组运用了全息投影、大屏、现代灯光等技术手段,让舞台更具时代感。音乐上采用混合交响乐以增强历史厚重感,但回归到人物情感表达时,唱的仍是正宗的秦腔。观众反馈称这是“正宗的秦腔,感人的故事,新颖的舞台表达”。舞美设计王军选择不走写实路子,而是围绕“寻根问祖”展开意向化表达。舞台两侧鸟迹字(仓颉造字传说中最早的文字雏形)和静板书非遗项目的融入,让洛南独有的文化符号贯穿全剧。服装设计孙瑜则专程赴洛南采风,参观洛惠渠博物馆、考察草编现场,将修渠工人的毡帽、草编帽等元素艺术化处理后融入角色服装。作曲李书将洛南当地民歌小调融入大秦腔框架,并参考同为作曲的儿子李沛峰的意见,在传统韵味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现代音乐的张力,使节奏更加紧凑。

剧中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主演史锋一人分饰洛福来的少年、中年、暮年3个年龄段。“16岁的少年和70到80岁的暮年,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史锋在采访中坦言。他通过声腔的高低变化、语速的快慢调整和形体的节奏把控来塑造不同年龄段——年轻时模仿调皮漂亮的声腔,暮年时动作放缓、唱腔低沉靠后。出身文艺家的史锋8岁就登台,爷爷和父亲都是戏曲人,他说:“在我40岁这个年纪能遇到这样的大戏,是人生中特别难得的一次机遇。”

扎根人民,基层院团的不懈追求

洛南县剧团团长牛新宏介绍,这部戏从主创团队实地采风、剧本创作到下场排练、各部门合成,整个过程历时两年多,“对我们县级基层院团来说,排这样一出大戏太不容易了。”但正是这份不易,锻造了剧团的凝聚力。7月13日上午,季国平等9位国内戏曲界知名专家出席研讨会,为该剧把脉问诊。专家指出,该剧跳出“红色题材+传统戏曲”的刻板框架,以小人物讲述大时代,破解了红色题材如何动人的难题。同时,建议在音乐唱腔上进一步融入现代元素,在舞美设计上强化南洛河畔的地域特色。

台上波澜壮阔,台下热泪盈眶。“这出戏唱到了商洛人的心坎里。”观众苏玲说,“剧中展现的洛南豆腐、修筑洛惠渠,都是我们熟悉的家乡记忆,把洛南人民那种不畏艰险、淳朴坚忍的精气神完全演活了。”

一条洛惠渠、一个豆腐坊、一家几代人,《南洛河畔》用最朴素的方式,为洛南立传、为人民放歌。随着此轮演出落幕,该剧将进入新一轮打磨提高阶段,向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目标稳步迈进。

山阳柿子酒 老手艺酿出新生机

本报记者 马 姜

盛夏时节,山阳县户家镇镇草木葱茏。在桃园村的一处农家院落里,“左邻酒舍”的主人柳礼涛从柜中取出一瓶酒,缓缓倒入杯中,只见酒液清澈透亮,端起杯盏轻轻一晃,一股独特的酒香随之弥散开来。

“这就是我们传承百年的山阳柿子酒,酿造的工序十分讲究。”柳礼涛笑着介绍。作为山阳柿子酒第四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手里,漫山遍野的柿子不再是任由鸟啄雨打的野果,而是化为一坛坛令人沉醉的“文化精酿”。

柿子酒在山阳历史悠久。据老一辈人回忆,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粮食弥足珍贵,村民舍不得用粮食酿酒,于是便将目光投向了山野间的柿子,用

以代粮酿酒。而酿出的柿子酒,不仅能自饮驱寒,馈赠朋友,还能少量出售换取一些微薄收入,可以说陪伴着一代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

然而,这门技艺耗时费力,时代变迁下,愿意花时间学习的人越来越少,老手艺的传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柳礼涛2006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西安从事文化旅游和非遗展陈设计工作,工作体面,收入也稳定。10多年间,他帮助不同地域梳理文化脉络、展示传统技艺。可随着年龄不断增长,他却时常回忆起家乡那坛从小见惯的柿子酒。

“别人的非遗有人挖掘、有人传承,可知道我们柿子酒的人却越来越少,我就想着,既然我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与其一直在外帮别人做策划,不如把这

些专业优势用到咱自己家门口的老手艺上来。”谈及回乡初衷,柳礼涛坦言。

秉持着这样的想法,2021年,柳礼涛毅然辞去西安的工作,回到老家户家镇桃园村,将自家院子改造成酿酒工坊,硬是把这门“耳濡目染”却未曾“上手实操”的技艺接了过来。刚开始,他也一筹莫展。好在母亲和舅舅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从选料、制曲到发酵、蒸馏,手把手带着他从头学起。

“心急酿不出好酒,柿子得经了霜,酒才有味道。”母亲冯焕莲告诉他,柿子采摘十分讲究时节,采摘过早,糖分积累不足;过晚,果实软烂又不便加工。只有霜降过后,柿子逐渐褪去涩味,甜度和软硬刚刚好时,酿出的柿子酒才能达到清甜醇厚的最佳品质。

采回的柿子洗净切碎后,重头戏便是发酵了,这是直接决定柿子酒品质的核心环节。其中,制作酒曲尤为关键,柳礼涛选用优质小麦为原料,先将小麦粉碎,取少量粉料接入菌种初步发酵,再分次续加,完成二次发酵,制成专用酒曲。

随后将碎柿子与酒曲按一定比例充分拌匀、压实。静置约10个小时后,发酵的柿子渐渐膨胀,发出“扑哧扑哧”的细密声响,仿佛沉睡的生命被唤醒,这时便可继续添果搅拌。封窖同样马虎不得,面上要均匀撒上一层谷糠,再以石板压实,防止果实上浮引发杂菌发酵,然后静置任其自然发酵即可。

经过1个多月的发酵,便可以开始烧酒了。这个环节需要3人协同配合,将发酵好的柿料捞出控干,拌入谷糠搅散,点火加热。接下来底锅加水,酒糟逐层入甑,密封后往天锅注凉水,旺火蒸馏,蒸汽遇冷凝结成酒液,顺着酒溜缓缓流出,整套工序古朴严谨。

一遍遍试酿、一次次调整,凭借着



柳礼涛展示礼盒装柿子酒。

秦岭乡音赴浦江 非遗花鼓绽芳华

陕西日报记者 柏 桦

商洛花鼓现代戏《主角》2025年12月在商洛首演。半年多来,剧组对剧目潜心雕琢,全力备战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

近日,由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策划、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倾力打造的新编商洛花鼓现代戏《主角》完成打磨提升,即将奔赴黄浦江畔,与上海观众共赴一场艺术之约。此次上海之行,是对陕西地方戏曲的一次历练,也是戏曲在现代语境下的创新探索。

文学著作与地域文脉的深情相拥

唱的是花鼓,道的是人生。面对原著,一级编导徐小强带领团队聚焦“戏曲人在艺术与命运中坚守淬炼”的主线,历经五轮剧本打磨,将主人公忆秦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的半生沉浮,浓缩为一条清晰而动人的戏剧脉络,呈现出老一辈戏曲人逐梦前行的艰辛历程。

作家陈彦以“零版权费”授权改编,为创作团队卸下重担。正如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所言,用商洛花鼓演绎《主角》有着无可替代的本土优势——唱腔与表演自带秦岭山野气息,有其他剧种难以复刻的独特韵味。

商洛地处秦头楚尾,高亢豪迈的秦腔与婉转柔美的商洛花鼓在此交融共生。商洛花鼓吸纳秦腔锣鼓伴奏,承袭楚地的曲风,唱腔灵动婉转,台词融入民间俚语,质朴自然,是百姓日常文化娱乐项目之一。

商洛花鼓现代戏《主角》立足本土,让经典故事回归乡土本源,将文学IP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成就一场独具意义的“文化还乡”。

传统根脉与时代审美的交响共鸣

商洛花鼓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古老剧种适配当代审美,剧组集结了本土骨干与国内顶尖艺术人才,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跨界融合。商洛花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剧目作曲辛书善,联袂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韩兰魁,首次将交响乐元素深度融入花鼓戏体系。筒子胡的悠扬、传统锣鼓的铿锵、“一人唱、众人和”的经典帮腔,在现代交响乐的烘托下,营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唯美意境。一流舞美、灯光设计团队的加持,让整部剧在

视觉与听觉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剧中主人公忆秦娥从懵懂少女到一代名伶,极大的年龄、心态、体态跨度,对演员来说是一场考验。作为该剧领衔主演,商洛花鼓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森,倾注全部心血,精准区分角色不同阶段的神态与气质。“忆秦娥13岁进入剧团,那种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6月23日,李森说。

饰演胡三元的戏曲演员张平说,“我们不只是在演一个故事,更是想借着角色,让大家看见戏曲人的坚守与荣光。”

2025年9月建组以来,排练厅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演员逐字推敲唱腔、反复打磨身段、揣摩人物情绪,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段旋律。正是这种匠心,让古老的非遗艺术得以稳稳地“立”在当代舞台之上。

从地方剧种到文化“走出去”的回响

9月,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将在商洛开幕,商洛花鼓现代戏《主角》已被确定为开幕式演出剧目。

近年来,商洛深挖“戏剧之乡”底蕴,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戏曲传承根基,立足本土文化,深挖优质IP,接连打造出《月光光》《带灯》《情怀》《若何》等精品现代戏。这些剧目既保留了花鼓戏质朴灵动的本色,又融合了现代舞台元素,多次登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全国性平台,收获了广泛赞誉。商洛花鼓以非遗戏曲为载体、文学经典为内核,成为传播陕西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此次赴上海演出,我们希望能将商洛的人文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展示陕西传统戏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丰硕成果。未来,我们将持续挖掘戏曲文化底蕴,潜心非遗精品创作,让商洛花鼓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李森说。

戏里,忆秦娥坚守戏曲理想;戏外,一代代戏曲人以赤诚初心守护非遗。婉转悠扬的商洛花鼓即将响彻上海剧场,这部带着秦岭腹地温度的诚意之作,定能让千年古腔传唱得更远。



余西印演唱渔鼓道情《上中下八仙》。

让非遗乡音「声声不息」

本报通讯员 宋奇瑞

火红的7月,高温酷暑并没有消减渔鼓爱好者的热情。在柞水县城周边的河堤上、休闲长廊和东坡森林公园的竹林里,早晚都能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敲打着渔鼓,一群人围着他,静静听着那优雅绵长、韵味十足的渔鼓歌。

这位老人名叫余西印,今年82岁了。退休后的他本来经常居住在上海的孩子家里,休闲时间他爱唱渔鼓,在上海市城隍庙和南京路公园的休闲场所不时打唱渔鼓,大都市人好奇地都围上来听。

习惯了现代歌曲的大都市人对渔鼓感到很稀奇。他们没见过“渔鼓”这种自敲自打的“乐器”,也没听过这么自由自在的唱腔。但是,因为语言不通,围着观看和听唱的人虽然觉得很有味道,但不知道歌词的意义和渔鼓的文化历史,和他也没办法深度交流。

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余西印就不远千里回到柞水县城的旧居,早晚在县城周边唱渔鼓。他的唱腔和敲打节奏保持了渔鼓的原音,非常自如动听,唤起了人们对古老渔鼓和生活的深刻记忆,所以,只要他一敲打开唱,就有一群渔鼓爱好者和听众围观。

柞水县10多年前挖掘渔鼓文化、申办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余西印就是首批传唱人,他教会了一些渔鼓传承者,自己还编写和整理了几本渔鼓歌词。

他每次回柞水县,一是念念不忘老家的山水风情,更重要的是能敞开心扉在故乡高唱渔鼓歌。一回来,许多受他指导的人和渔鼓歌手都来倾听他那原汁原味的渔鼓声情,请他指点歌词和音调,听他讲解每首歌词的来源和唱腔特点。他有问必答,和大家交流,指导歌手传唱。

余西印出生在柞水县小岭镇,过去当地有一个渔鼓班子,他自小就跟着渔鼓班子唱,受到了老渔鼓人的指导。因为年轻好学,十五六岁就不时跟着班子在当地表演渔鼓。后来他去当兵了,退伍后分到柞水县政府工作。

不论是在部队服役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余西印从来不忘渔鼓,闲暇时自己唱一唱。有时跟着挖掘渔鼓的文化工作者研究探讨柞水县、镇安县一带的渔鼓风格和历史传承。

一位长期从事渔鼓研究的文化工作者说,余西印的渔鼓风格是原创的正宗味道,有一种民歌的魂在里面,加上60多年的体味,构成了正统的较固定的原韵,是值得好好研究保存的一种传唱风格。



商洛花鼓现代戏《主角》剧照。(受访单位供图)